教科自修適用

列子精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ORIENTAL LIBRARY

中華書局印行

文學精華十六種

本局所輯各種精華。爲治文學者所必要。如淮南子精華。則採大梁侯氏評本。史漢精華。則就凌氏評林選擇。古文辭類纂精華正集。則以姚惜抱氏本施以删節。續集則將王黎二本參酌而成。杜詩精華。則折衷於沈歸愚氏。蘇詩精華。則採查初白、紀曉嵐兩家爲多。餘若公羊、穀梁、國語、國策、以及老、莊、墨、管、荀、韓、諸子各書。則皆根據明清各大家評本。搜輯至廣。無一字杜撰。有鉤元提要之妙。而無武斷割裂之嫌。並將各書繁者約之。駁者汰之。晦者疏釋之。非徒用作課本。宜於學校。即以之自修。亦極適用。

國語精華	二冊	三角
戰國策精華	三冊	四角五分
公羊傳精華	一冊	二角
穀梁傳精華	一冊	一角五分
史記精華	八冊	一元二角
漢書精華	八冊	一元二角
老子精華	一冊	一角
莊子精華	二冊	四角
墨子精華	一冊	一角五分
管子精華	二冊	二角五分
荀子精華	一冊	二角
韓非子精華	一冊	二角五分
淮南子精華	二冊	三角
古文辭類纂精華	正集四冊 續集二冊	六角 四角
杜詩精華	一冊	二角五分
蘇詩精華	一冊	二角

Asian Library BL 1900 L483 1915

序

漢藝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劉子政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柳子厚辨之。謂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年。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而林希逸列子口義發題。遂云列子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由此二說以觀。繆者繻之形譌。列子之爲鄭繻公時人。決也。世之言道家者。必曰老子莊子列子。列子者。後於老子。先於莊子。張處度云。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愼到韓非

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子厚亦云。莊周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則列子者。實老子之後。莊子之先。道家一大宗也。特其書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故子厚以爲不可信。此則後人所增竄者。大抵諸子之作。雖曰自箸。要皆其徒之爲之。不獨列子然也。處度謂永嘉之亂。齎書南渡。列子八卷。佚而復完。則知東晉之時。其書無缺。自高似孫緯略。以史記無傳爲疑。附會者乃謂六朝清談之士。依傍藝文志所云而妄託之。則疑古之過矣。列子精華。鑄版既成。因稽其時代。明其梗概。折衷衆說而爲之序。

教科適用

列子精華目錄

黃帝
周穆王
仲尼
說符

孫月峯曰。光景好。然語未鍊淨。

又曰。重前兩句亦是法。

陳明卿曰。治生不愛民。其養生可無問也。何也。以其欲多。

孫月峯曰。肆筆而成。亦自腴暢。第鑪錘力未至。趣味稍減。

教科適用 列子精華

列子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

中華書局印行

陳明卿曰。隨世愛憎。是謂情求。

孫月峰曰。莊亦載此事。而語止兩三句。然彼故爲勁潔。

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僊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愨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

李叔琳曰雅淨

孫月峰曰四層意敘述有致

陳明卿曰自此遠矣

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

孫月峰曰妙旨

陳明卿曰是無所不悅一註疏

又曰意精語雋

潘文在曰此雖尋常語而錬得入妙散而密渾而雋參錯頓挫大有遺音遺味

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

孫月峯曰平語軟收
又曰模寫有奇色語絕工陗

陳明卿曰人生無此汗便不痛不癢

又曰結構好點注處亦有濃色第辭句間鎔裁尚未極微之蒼然之光

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一列禦寇為伯昬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昬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昬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

陳明卿曰好名之人畢竟爲飢寒所使亦有不飢不寒而好爲此者正其萬分飢寒處

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拯挨抌。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

孫月峰曰。語意極醒。而文勢跌宕。

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怵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

中華書局印行

此段語莊子人間世篇有意語俱妙

說理精此段莊子所無

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一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

莊有

意奇

孫月峰曰理精

莊有

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

孫月峰曰語未工

莊有又曰短而精悄

陳明卿曰三昧法門

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一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

有致。杜子美詩。輕輕不下鷗。清空有雅致。

孫月峰曰。此是實理。如山居者不知險。澤居者不知濕。中有養則患難貧窮經之若無。

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一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一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

又曰能不爲最難此方是大聖身分莊有是大文字最濃厚而渾勁

又曰叅禪宗祖

又曰字面俱險峭而工絕

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眹。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

莊有孫月峰曰陏語

潘文在曰全篇章法入妙不見句法字微可覩而法亦不顯

孫月峰曰語工絕最有濃色

無汝保變上句勝莊無保汝若銘若贊

壹以是終一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蟼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莫汝若也彼所小言

莊有

簡妙

此點綴使今人爲之必入在前

莊有

陳明卿曰美妾而聞道則大善矣

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一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一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一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

孫月峰曰妙論

即前四句意

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弱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

陳明卿曰聖王無機心

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

陳明卿曰先會奇

莊齊物論亦有此事而斷意不同

莊有四層形容好

妙語

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遺逸焉。一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一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

孫月峯曰。是不通語。然由此轉入下意。却妙。所以動宋王者。全藉此。

四累即指前四層意。

走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非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中華書局印行

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孫月峯曰。語意俱同莊。覺此更淨。

(音釋)焦然肌色皯黴（皯黴黑氣也）雲霧不硋其視（硋與礙同）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姬居也）心庚念是非（庚更也下同）魚語汝（魚吾也）是故遻物而不慴（遻音迕遇也又逆也）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恂目動目也）口所偏肥（謂惡而咀嚼之）莫不瞑之（瞑輕視也）骫骨無𥗼（𥗼敗也）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謖起也）（譩與噫同）與齎俱入（齎莊子達生篇作齊水之旋磨處也）若橛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怮然而封戎（封戎眞不散也）而蠥其所患（鼇積也）曾不癈藥乎（謂教誨也）睢睢盱盱（皆矜持之貌）狀不必童而智童（童同也）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潘文在曰詞調典潤有委故自婉麗而饒態

孫月峯曰細膩造語古勁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䔿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檥。主車則造父爲御。𧺆𧺆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

幻

太平易太分明

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

中華書局印行

陳明卿曰況不思而得者乎

上九句夢因下四句夢應

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一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愳。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

作此等怪說固自奇

意妙絕

陳明卿曰談中國如在世外

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一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强弱相藉。貴勝而不尙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一周之尹氏大治產。

孫月峰曰撰事甚奇行文却平易

陳明卿曰尊卑相爲晝夜其中有妙理

孫月峰曰此段文勢比前較跌宕

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一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

更奇

又更奇

陳明卿曰士師非皐陶彼且自夢安能辨人

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

孫月峰曰熱鬧

陳明卿曰庸醫殺人

又曰師不忘易師忘難

迷

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一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

孫月峰曰快論

誑

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故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

詳敍情收好

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也更微。

孫月峰曰。此篇分六節。游幻夢忘迷誑。總只是一有無同眞妄意。中間模寫處。絶有風神。奇談詭說。乍讀之。眞是驚心駭目。

又曰。筆力舒徐自在。曲述瑣記。而不失其雅質。而色濃古而味腴。

(音釋)有化人來（化人有幻術者也）化人猶不舍然（猶言不釋然）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積蘇積草也）鬲鬲爲右（鬲鬲音泰丙古之得道者）二曰蘁夢（蘁音愕驚也）昔昔夢爲國君（昔昔謂夜夜也）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與徇同）迷之郵者（郵與尤同）榮汝之糧（榮棄也言枉費汝之糧也）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孫月峰曰此是粗直文字雖不甚鍊細然却慷慨有氣

陳明卿曰有憂聖人之體

此却是列子本色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

陳明卿曰回賜根器不同

孫月峰曰以不通語轉意與刺不入擊不中同法

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夜。不。輟。一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一商太宰見孔

賢於意佳

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納。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

中華書局印行

點注處亦雅潤有致

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

言知四層意與首篇生化同調

夫子吾非散敘語明係誤重出

無故意妙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一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

陳明卿曰觀我生觀其生見人生觀境

孫月峰曰意奇

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一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潘文在曰可見楊朱之歌哭有解衆人之歌哭有情
論精

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良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

陳明卿曰世多受人養者顧其面目何如耳

孫月峰曰大約與莊子庖丁章同意

潘文在曰此雖是戲爲詭語以見奇然至理却亦寓

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饑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

兵法避實而擊虛攻其不守守其不攻者皆是此意

意妙徐太生曰運用精神之極勁而腴峭而潤

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

李維垣曰看他鍊法入妙無痕跡可尋

妙解

侯晉陽曰細玩此等辨眞不知何由起然總只是合名實意撰語絕工妙以簡䏻勝稍繁則味減

解語亦以簡妙

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

陶乃水曰到底總只是不知

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一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

孫月峰曰姿態乃在槪影上

平淡

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俟晉陽曰人言古文文字之達者。始於列子。其然。

(音釋)歸家淫思(淫思深思也) 果若欺魄焉(謂塊然其形似魄非魄也) 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在雄猶魯也狀其傍若無人之意)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

李維垣曰立意精空

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一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一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一列

附語

陳明卿曰併掃知巧歸於自然

莊有

徐太生曰得此下句倒應

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一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下。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固有致

淺易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一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衞。以法干衞侯。衞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

潘文在曰今之失時者亦宜奮以待用

詼諧

李維垣曰的是實理

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尙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一 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特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

徐太生曰此詞已見黃帝篇但彼云性命此云忠信意旨稍異

鍊語

妙解

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一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一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

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一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

潘文在曰。然此事奇而語常。又曰。細閱此文。意味本不深長。得簡敘爲勝。此覺太衍。

侯晉陽曰。想頭形容好語。亦鍊陗。

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一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一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

徐太生曰其中事理境俱精章句字皆妙是極鍊文字然其鍊又絕無痕跡但見質而腴渾而勁

潘文在曰細玩此理甚精甚近今與高人談必不記其著何衣若記其著何衣則定非解談者陳明卿曰得神忘形

者技無庸適値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一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

孫月峰曰語蹐

單字蹐

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一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一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一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

陳明卿曰談世情變態洞心駴目

孫月峰曰點注委細則色濃

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克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

淨而腴

有色

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一。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一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一楊朱曰。利出

林云唯喏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結構好三節轉意文亦鍊淨大凡文鍊則味厚淨則色濃

精闢

兩語特附甚

者實反。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愼。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叔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

至此方點明

妙論

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一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一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愼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

死。乃拊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衞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者。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一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一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

快論

妙論雋語

簡有致

曲寫意狀妙

陳明卿曰卜鄰之難如此故曰老死不相往來

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

孫月峰曰平寫事陏撰語

綴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淸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徐大生曰。引喻明淺。說理入玄。

（音釋）强食靡角（靡共也角試力也謂飽食而共角力）宋有蘭子者（蘭妄也與闌同凡人物不知出生者謂之蘭）明瓊（今骰子類）揄魚（骰采之名也）等倫皆許諾（俠客之同輩皆許諾也）密數其齒（謂數契上名物也）俄而扣其谷（扣古掘字）

列子精華終

民國四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四年十二月發行

（教科適用 列子精華）

全一冊定價銀一角五分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上海虹口東百老匯路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抛球場南首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石莊 汕頭 香港 蘭州 衡陽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黑龍江 中華書局